

旅欧球员对东亚足球发展的影响

阿德莱德大学 何晓波*

2014 是男足世界杯年, 举世瞩目的决赛阶段鏖战将在“足球王国”巴西拉开帷幕。当东亚两强日本和韩国厉兵秣马之际, 中国男足国家队却再一次作壁上观。但同时, 在 2013 年, 中超联赛的广州恒大队获得了亚洲俱乐部冠军联赛的桂冠, 将中国足球俱乐部带上了亚洲之巅。俱乐部走高, 国家队走低, 旅欧军团几乎绝迹, 中国足球又一次让我们陷入了沉思。

从经济学角度看, 足球无疑是一个既有趣又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大型运动会(包括奥运会和世界杯等)对主办国经济发展的贡献(Szymanski, 2002; Rose and Spiegel, 2011; Brückner and Pappa, 2011), 还是各国联赛对全球化(Frick, 2009)及对人力资本流动的促进(Berlinschi et al., 2013; Allan and Moffat, 2014), 甚至是世界杯对主办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Hagn and Maennig, 2008; Feddersen and Maennig, 2012), 都已被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范畴。

本文以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及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IFFHS)的国家队排名、各国联赛排名为基础, 回顾了中国、日本、韩国自 1993 年至今的男足发展历程, 并试图从经济学角度, 分析向欧洲高水平联赛输出球员如何影响国家队成绩和国内联赛的世界排名。本文不仅数据化解读东亚足球, 还以此为案例帮助读者理解劳动力跨国转移(球员旅欧)的经济学意义。

客观看待数据, 我们发现中国与日韩足球的差距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并不大。尽管世界排名不能代表各国足球水平的全部, 但它还是具有公信力和可比性的国际指标(具体计算方式: <http://www.fifa.com/worldranking/procedureandschedule/menprocedure/index.html>)。如图 1 所示, 进入 21 世纪之后, 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就被日韩远远地甩在后面, 而且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国队难进世界前 50 名的惨淡局面下, 日韩的排名基本稳定在 30-50 之间, 最高排名均曾进入过前 20。

足球界认为联赛水平是国家队成绩的基础。那么东亚三国顶级联赛的世界排名如何呢? 笔者从 IFFHS 获取了 2004-2013 年中超联赛^①、日本 J 联赛、韩国 K 联赛的排名走势。如图 2 所示, 尽管中超联赛与日韩联赛有一定的差距, 但随着近几年中国联赛冠军在亚洲

*作者系阿德莱德大学全球粮食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xiaobo.he@adelaide.edu.au。

^①中超联赛的前身是甲 A 联赛(1993-2003)。本文仅关注改制成中超之后的中国联赛, 故时间跨度定在 2003 年之后。这也便于与其它国家联赛的排名做比较。

冠军联赛上成绩突飞猛进，联赛整体排名已逼近了日韩。

面对这张“可喜”的成绩单，我们却有一丝疑虑：相对于日韩，中国在联赛水平“进步”的同时，为什么国家队的的成绩却如此不堪呢？有什么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吗？

最新文献研究（Berlinschi et al., 2013; Allan and Moffat, 2014）发现：向欧洲联赛输送球员可以显著地提升本国国家队的的成绩。如果我们把足球相对落后国家向欧洲高水平联赛输出球员看作是对球员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基于最新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样的投资对输出国的总体技术水平有积极影响。尽管目前的学术研究尚未提供更多的分析来解释旅欧球员通过何种渠道获得人力资本的增值，我们仍然可以依据经济学原理提出一些假说。笔者认为其中最基本的解释是“同群效应”，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见贤思齐”。教育经济学的大量实验和经验研究都表明：随机将一名学生分入成绩较好的班级或者寝室，有助于提高其本人的成绩。同样地，把球员送往高水平联赛也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需要强调的是：球员旅欧是正向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只有各国最优秀或最具有潜质的球员才有机会去欧洲联赛发展。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同群效应”在他们当中会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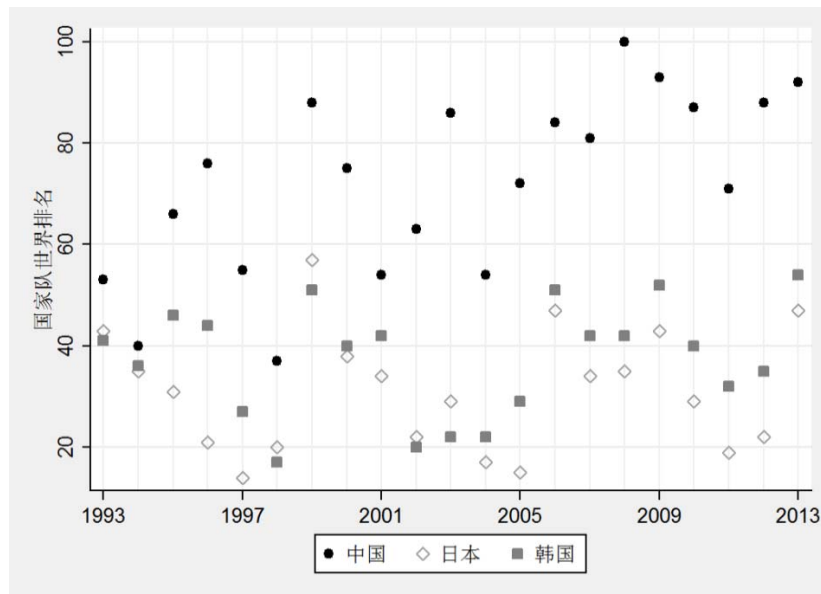


图 1：中日韩国家队世界排名（1993-2013）

数据来源：FIFA (<http://www.fifa.com/worldranking/rankingtable/index.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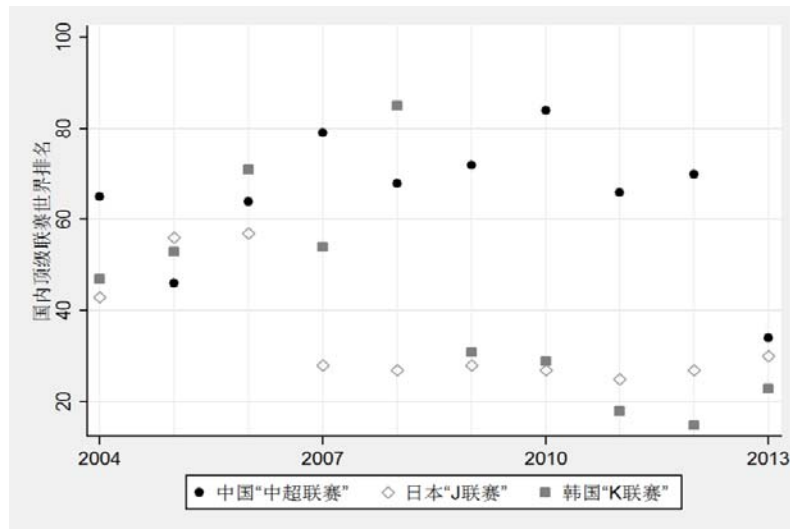


图 2：中日韩顶级职业联赛世界排名（2004-2013）

数据来源：IFFHS

进一步细化“同群效应”，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思路。

第一种为“干中学”，也就是在与高水平球员的朝夕相处与训练比赛中学习先进的技术、战术、意识，提高阅读比赛和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这种模式类似于对外开放之后中国本土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在足球方面，日韩不少实战能力仍显稚嫩的年轻球员，早早就被选送到欧洲俱乐部的青年梯队，随后通过“干中学”逐步成长为一线成年队球员，有的甚至成为著名球星。

第二种为“竞争压力”。顾名思义，就是依靠欧洲俱乐部内部的竞争氛围，逼迫球员百分之百地投入训练比赛。这种模式可以类比允许外企或者私企进入中国某些垄断行业，从而倒逼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有巨无霸革除陋习、求新求变。一些成名球星在本国联赛中容易滋生“老子天下第一”的傲慢情绪，进而放松对训练比赛的要求、生活上也放浪形骸、挥霍运动天赋。一旦，这些球员加入欧洲俱乐部，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处处自律，积极延长运动寿命，从而在客观上保证了他们长期处于较高的竞技水平。

第三种为“精神因素”。笔者将其他无法直接观察的因素归类于此。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精神因素可以类比“企业家精神”的扩散，比如乔布斯、比尔·盖茨等对中国年轻创业者的精神激励。具体到足球上，就是落后地区的球员在竞争激烈、积极求胜的欧洲联赛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精神影响，逐步接受了西方的胜败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中国球员旅欧之后，职业气质明显得到增强。一个事实是，大部分在欧洲主流联赛中长期效力的中国球员职业生涯都比较长，并且在各类比赛中斗志高昂、作风顽强，具有领袖气质。

为了具体说明旅欧球员数量与东亚足球发展的关系,笔者收集了 1993–2013 效力于中日韩 723 名国家足球队运动员(国脚)的履历,其中中国 232 名,日本 230 名,韩国 261 名(数据来源: <http://www.national-football-teams.com/statistics.html>)。国脚限定为代表国家队在 FIFA 认定的正式比赛(含友谊赛)中至少出场过一次(含替补出场)的男足运动员。为了更好地分析东亚球员旅欧情况,本文将欧洲联赛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传统意义上最高等级的“五大联赛”,即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顶级联赛(I);第二类为这五国的第二级联赛(II);第三类为欧洲其他国家的顶级联赛(III);第四类为欧洲其他国家的第二级联赛(IV)。

从图 3 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脚旅欧虽然略晚于日韩,但东亚三国的旅欧大潮几乎都始于 1997 年。在此后的几年中,中日韩的旅欧国脚总数基本持平。相对而言,韩国走在留洋的最前沿,日本和中国紧追不舍。但是 2010 年之后,日本旅欧国脚出现了“井喷”,数量几乎是韩国的两倍,而中国旅欧国脚基本绝迹。具体而言,日韩国脚旅欧大多数效力于水平最高的“五大联赛”。其中,日本还有数量可观的国脚效力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顶级联赛。回顾本世纪最初的十多年,从早期登陆欧洲非主流联赛,到逐步登上主流联赛舞台,再到如今绝大多数国脚在“五大联赛”大放异彩,日韩两国在向欧洲输出球员方面已全面领先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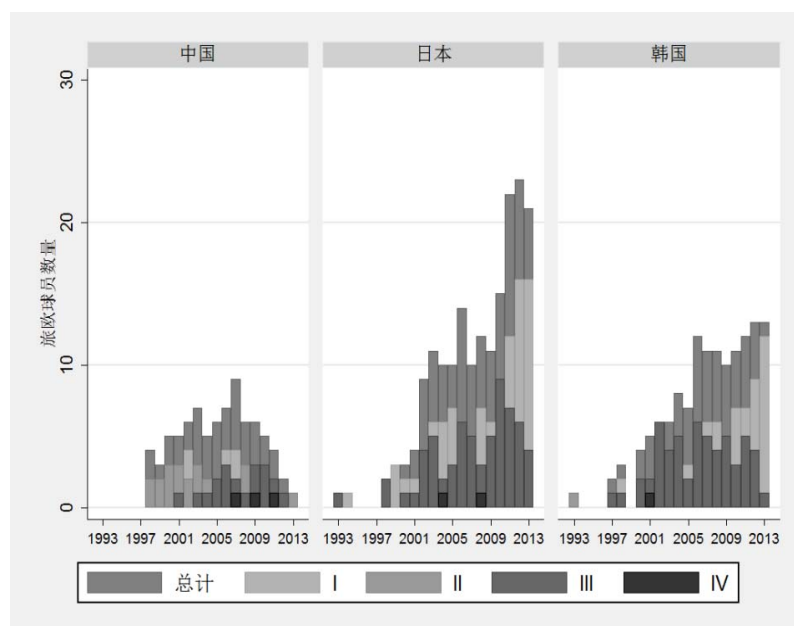


图 3: 中日韩旅欧国脚数量 (1993–2013)

数据来源: National Football Teams (NFT, <http://www.national-football-teams.com/statistics.html>)

如果仔细分析,我们还能看到上述差异的一些制度背景。众所周知,欧洲的主流联赛都

有对非欧盟球员数量的限制。比如：英格兰超级联赛要求非欧盟球员过去一年代表国家队参加超过 75% 的国际 A 级比赛且国家队世界排名不得低于 70 名，才可以申请劳工证加盟并参加联赛。此政策旨在保护本国球员的出场机会，但对中国这样长期排名无法进入前 70 的国家而言，球员要登陆英超联赛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没有劳工证限制，其它主要欧洲联赛也有非欧盟球员的名额上限。因此，欧洲俱乐部大多优先选择欧盟球员或具有双国籍的非欧盟球员，从而规避政策风险。南美和非洲由于殖民历史等原因，部分球员具有双重国籍而不受非欧盟球员名额的限制，因此他们加盟欧洲联赛比东亚球员有先天的政策优势。

作为东亚国家，球员旅欧主要依靠自身实力，当然这也受到本国商业赞助以及欧洲俱乐部开拓海外市场的影响，但前者是决定性的因素。目前，中国除了市场潜力大这一点尚具备比较优势外，球员实力及本国赞助方面都落后于日韩。此外，由于中国优秀球员的供给总量逐年下滑，他们的身价和薪酬也趋于虚高。一方面，中国国脚在国内联赛中拿着令人咋舌的高工资，经济上没有非欧洲联赛不去的动力。另一方面，他们的转会标价折合成欧元后高于日韩国脚，而个人能力又没有突出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俱乐部如果只考虑实用性角度，仅要求球员“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那么显然没有充分理由引进中国国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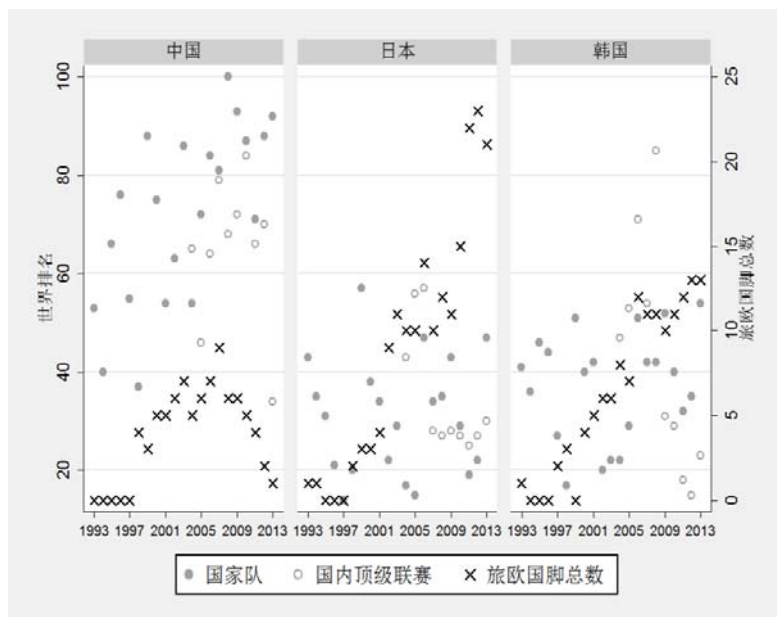


图 4：东亚足球发展与旅欧国脚总数（1993-2013）

数据来源：FIFA, IFFHS, NFT

伴随着旅欧球员数量的变化，东亚三国的足球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趋势。如图 4 所示，2005 年之后，在旅欧国脚数量激增的同时，日韩的国家队和国内联赛排名都有大幅提升。与

此同时，中国的旅欧国脚数量锐减，国家队成绩下滑，唯有国内联赛排名有所上升。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东亚三国足球发展的不同路径。中国足球集中所有精英于国内联赛，加之大力引进外教和外援，因此国内联赛的排名有了显著改善。但此模式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由于国家队成绩惨淡，国脚留洋困难重重。反过来，国脚无法在欧洲高水平联赛锻炼，这又制约了国家队水平的提升。相比之下，日韩模式是积极主动的选择，并且前途更加光明。它们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有意识地向欧洲输出球员，至今已经形成了成熟稳定的“球员出口”渠道。日本和韩国作为亚洲足球最近 20 年的霸主，紧紧追赶着当今足球发展的潮流——向高于本国足球水平的联赛输出球员。它们的成功也为 Berlinschi et al. (2013) 和 Allan and Moffat (2014) 等跨国研究提供了鲜活的个案。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可以实现技术扩散。球员作为拥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在接受了高水平联赛的锤炼之后，能为国家队带来技术进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日韩国家队在最近三次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战绩都傲视亚洲诸强。当然，高技术人才的外流也可能造成本国市场的同类型劳动力短缺。正如我们所见，向欧洲输出球员的负面影响在 2013 年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日韩大部分国脚转投欧洲联赛之后，本国联赛的精彩程度和洲际比赛的竞争力都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大量国脚旅欧之后，能否吸引更多青少年进入足球领域，能否激励本国联赛更好地培养未来的旅欧球员，既是足球界要正视的操作层面难题，也是值得研究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经济学家关注的学术问题。现实中，如何平衡球员输出所带来的技术升级与本国联赛高水平球员供给下降之间的矛盾，将成为日韩两国足球发展的新课题。而中国足球则需要先面对何时培养新一批旅欧国脚的严峻问题。

参考文献：

- Allan, Grant and Moffat John, 2014, Muscle drain versus brain gain in association football: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player emigration and manager immigration,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1, 490-493.
- Berlinschi, Ruxanda, Schokkaert Jeroen, Swinnen Johan, 2013, When drains and gains coincide: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football performance, *Labour Economics*, 21, 1-14.
- Brückner, Markus and Pappa Evi, 2011, For an olive wreath? Olympic Games and anticipation effects in macro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2011-18*, University of Adelaide.
- Feddersen, Arne and Maennig Wolfgang, 2012, Sectoral labour market effects of the 2006 FIFA World Cup, *Labour Economics*, 19, 860-869.
- Frick, Bernd, 2009, Globalization and factor mo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Bosman-Ruling’ on player migration in professional soccer, *Journal of Sports Economics*, 10, 88-106.
- Hagn, Florian and Maennig Wolfgang, 2008, Employment effects of the Football World Cup 1974 in Germany, *Labour Economics*, 15, 1062-1075.
- Rose, Andrew and Spiegel Mark, 2011, The Olympic effect, *Economic Journal*, 121, 652-677.
- Szymanski, Stefan, 2002,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World Cup, *World Economics*, 3, 169-177.